

谢铎与《桃溪集》

林家骊 白 崇

谢铎是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茶陵诗派”的重要成员。在“台阁体”诗风笼罩文坛的时候,谢铎提出了明道、纪事、重情、复古的文学主张,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歌,为当时诗风的转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谢铎同时或稍后的李东阳、陈音、王廷相、顾璘等人,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然而,今天流行的各本文学史,在谈及“茶陵诗派”时,虽然提及谢铎,并将他列于李东阳之后的重要位置,但在评价“茶陵诗派”时,却都只举李东阳的文学主张及诗歌为例,对谢铎不置一词。究其因有二:一是谢铎的生平不为人所熟悉;铎虽《明史》有传,但甚简,他三次在朝为官,三次因各种原因离职返乡^①,不像李东阳“四十八年不出国门”,一直在朝为官;二是他的《桃溪集》流传不广,不像李东阳《怀麓堂集》一再刊印,流布甚广。本文拟对谢铎的著述尤其是他的诗文集《桃溪集》进行考述。

一、谢铎的著述

谢铎的著述,据《嘉靖太平县志·谢铎传》、黄绾《谢文肃公行状》、李东阳《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事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王廷相《方石先生墓志铭》等有:

1.《桃溪集》,系谢铎所作诗文集,见后。

2.《续真西山读书记》

[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上《艺文志·书目》:“《续真西山〈读书记乙集〉》谢铎著。西山《记》凡四集,乙集专记自虞夏至汉唐历代相业,文肃更取宋一朝相业有合于西山考评者附其后,所载皆正己、格君、谋国、用人大事也。”谢铎《净稿·文稿》卷十三、《类稿》卷五四有《续真西山〈读书记乙集〉引》。按,真西山即真德秀,其《读书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二《子部·儒家类二》有“读书记六十一卷”条,可考。

3.《伊洛渊源续录》

^①详参笔者点校之《谢铎集》“前言”,中华书局,2002年。

《续文献通考》卷一六五《经籍二十五》：“谢铎《伊洛渊源续录六卷》。”[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书目》：“《伊洛渊源续录》明谢侍郎铎著。仿宋景濂推明婺学之源，于台录石子重至赵讷斋，皆亲从朱子游，于清献、玉峰得之私淑者，不敢辄列，窃附多闻之阙。又有《伊洛遗音》，专取其诗百五十七首，录寄广信王良玉刻之。”《四库总目提要》卷六一《史部·传记类存目三》有“《伊洛渊源续录》六卷明谢铎撰”条可参阅。谢铎《净稿·文稿》卷三二、《类稿》卷五七有《题伊洛渊源续录后》一文。按，朱熹《伊洛渊源录》，《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著录，可考。

4.《伊洛遗音》

谢铎《净稿·文稿》卷三二、《类稿》卷五七有《伊洛遗音引》曰：“予尝读伊洛诸书，见其精深奥博，茫无涯涘，因取其诗日读之而涵咏焉，得百五十七首，萃而录之，曰《伊洛遗音》。”（文长不录）

5.《四子择言》

待考。（《千顷堂书目》卷十一有“谢铎《四子择言》”；《浙江通志》卷二四五“《伊洛遗音》又《四子择言》，《分省人物考》谢铎著。”）

6.《元史本末》、7.《宰辅沿革》

待考。[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上《艺文志·书目》曰：“其《元史本末》、《宰辅沿革》二书，所未见矣。”可见早已失佚。

8.《国朝名臣事略》

[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上《艺文志·书目》曰：“《国朝名臣事略》谢铎著。时以史事赴召，取其在永乐中及熙、宣以来至今日者为后集，以旧与黄定轩同辑者为前集。是题，其总名。”谢铎《净稿·文稿》卷五、《类稿》卷二十七有《国朝名臣事略序》，可考。

9.《尊乡录》

[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上《艺文志·书目》曰：“《尊乡录节要》（四库记其为王弼所作）谢铎著。初，方逊志欲搜邑里遗事为《先达传》，未就，文肃阅中秘书，得陈笈窗《图志》，乃本逊志意，旁及史传、碑版，与故老所见闻，萃为《尊乡录》四十一卷，惧其繁，更为节要四卷、拾遗一卷。”谢铎《净稿·文稿》卷五、《类稿》卷二七有《尊乡录序》，谢铎《净稿·文稿》卷三一、《类稿》卷五六还有《尊乡录详节引》和《书尊乡录详节后》，可考。

10.《赤城新志》

《续文献通考》卷一七〇《经籍三十》：“谢铎《赤城新志》二十三卷。”[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上《艺文志·书目》：“《赤城新志》，谢铎著。计二十三卷。继笈窗而作，故作记载皆断自嘉定之十六年始。惟图、谱、表三卷，总要所在，不以年断。别有补遗、考异二卷。”又记“《赤城后集》谢铎辑。继宋林表民搜录文章之有关于台而《郡志》不及者，共三十三卷。今所见抄本，已佚过半。”《四库总目提要》卷七三《史部·地理类存目二》著录《赤城新志》，可考。

谢铎《净稿·文稿》卷五、《类稿》卷二七有《赤城新志序》。《净稿·文稿》卷三一、《类稿》卷五六有《书赤城新志后》。谢铎《净稿·文稿》卷三一、《类稿》卷五六有《书赤城志后》，可考。

11.《赤城诗集》

〔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上《艺文志·书目》曰：“《赤城诗集》谢铎辑。皆郡人诗，自宋左纬，迄明邬望，共六十家。抉择极严，诗不多，而皆精美可传，非若《黄岩英气集》之取备，以至玉石互陈也。应副宪志钦、李太守崇信刻之广中，林金事一中又为下建阳书院重刻。又有补遗五卷、续编八卷，皆与定轩同采，黄岩知县李葵刊。”李东阳《怀麓堂全集·文稿山部》卷四有《赤城诗集序》。谢铎《净稿·文稿》卷二九、《类稿》卷五三有《书赤城诗集后》。谢铎《净稿·文稿》卷三二、《类稿》卷五七有《书重刊赤城诗集后》。谢铎《净稿·文稿》卷三一、《类稿》卷五六还有《书赤城集后》。谢铎《净稿·文稿》卷五、《类稿》卷二七有《赤城后集序》，可考。

12.《赤城论谏录》

《续文献通考》卷一六二：“谢铎、黄孔昭《赤城论谏录》十卷。”〔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上《艺文志·书目》：“《赤城论谏录》谢铎著。所载皆乡先正奏议，自宋陈公辅，迄明方孝孺，共十八家。莆田周瑛叙。”《四库总目提要》卷五六《史部·诏令奏议类存目》著录“《赤城论谏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谢铎、黄孔昭同编”条，可考。又，谢铎《净稿·文稿》卷二九、《类稿》卷五三有《书赤城论谏录后》。

13.《蚁忱稿》、14.《归夷杂咏》

待考。〔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上《艺文志·书目》曰：“见《两浙名贤考》者有诗集《蚁存》、《归夷杂咏》。”可见当时也只见其书目，而未见其书矣。

15.《汲绁余诚》

待考。〔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上《艺文志·书目》曰：“见《续文献通考》者有《汲绁余诚》。”按，今本《续文献通考》未见。

16.《缙山集》

〔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上《艺文志·书目》：“《缙山集》谢铎著，凡七卷。文肃著作既富，名亦不一，见《百川书志》者有《桃溪净稿》三十九卷，见《两浙名贤考》者有诗集《蚁存》、《归夷杂咏》，见《续文献通考》者有《汲绁余诚》，《黄氏书目》有《桃溪净稿》三十六卷，别有《桃溪杂稿编年谱》，文肃自为小引。大约《净稿》其后定本。其《元史本末》、《宰辅沿革》二书，所未见矣。”谢铎《净稿·文稿》卷三二、《类稿》卷五七有《书缙山集后》。谢铎《净稿·文稿》卷六、《类稿》卷二八有《缙山集后序》。谢铎《净稿·文稿》卷四、《类稿》卷二六有《缙山杂咏序》，《缙山杂咏序》后亦编入《缙山集》。谢铎《净稿·文稿》卷三一、《类稿》卷五六有《题缙山游咏图》，可考。

17.《祭礼仪注》

谢铎《净稿·文稿》卷七、《类稿》卷二八有《重录祭礼仪注序》，可考。

按，以上为谢铎的理学和史学著作，同时还包括相当数量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可资了解浙东理学、台学源流及谢铎的理学思想、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

另，据《明史》等书的记载，谢铎还参与了四部官修史书的编纂：（一）、成化初年，预修《英宗实录》。《明史》本传曰：“天顺末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预修《英宗实录》。性介特，力学慕古，讲求经世务。”（二）、成化九年（1473），校勘《通鉴纲目》。《明史》本传曰：“成化九年校勘《通鉴纲目》。”（三）、弘治初，召修《宪宗实录》。《明史》本传曰：“弘治初，言者交荐，以原官召修《宪宗实录》。”（四）、弘治十六年（1503），预修《历代通鉴纂要》，为润色官。〔嘉靖〕《太平县志·谢铎传》曰：“癸亥，修《历代通鉴纂要》，命为润色官。”

又，谢铎与黄孔昭共同编辑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拾遗》。《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四》：“方孝孺《逊志斋集》三十卷、《拾遗》十卷。黄孔昭、谢铎同辑。”

又，谢铎有诗文评点之作。李东阳有《西涯拟古乐府》，由谢铎、潘辰评点，何孟春音注。此书国家图书馆等处有藏本。从此书我们可以看出谢铎在评点李东阳诗歌时所流露出来的文学观点。

二、《桃溪集》的编纂

《桃溪集》是谢铎诗文集的名称。据黄绾《桃溪类稿序》，谢铎《桃溪集》经历了三次编辑过程，初编为《桃溪杂稿》，二编为《桃溪净稿》，三编为《桃溪类稿》。

1.《桃溪杂稿》

《桃溪杂稿》已不存。今李东阳《怀麓堂文集·文前稿》卷之八有《桃溪杂稿序》曰：

予与方石先生同试礼部，时已闻其有能诗名。及举进士，同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见所作《京都十景》律诗，精到有法，为保斋刘公、竹岩柯公所翫赏；又见其经史之隙，口未始绝吟，分体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予少且劣，心窃愧畏之。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及先生以忧去，谢病几十年，每恨不及亟见。见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到，不能释手。比以史事就召，尽见其《桃溪杂稿》若干卷，乃起而叹曰：“诗之妙，一至此哉！”

按：此序作于弘治己酉即弘治二年（1489）。李东阳此序在顾璘刊刻《桃溪净稿》时以《桃溪净稿序》之名被收入该书诗集前，并在后面加了一段话：“初名《杂稿》，后十三年，西涯先生再取而芟之，俾录为《净稿》云。”

南京太常寺少卿陈音有《桃溪杂稿序》曰：

……天顺甲申登进士第，入翰林为庶吉士。益大肆力于学，凡经传子

史罔不精思力究,会诸博而归诸约,将以其所学措诸实用。既为编修侍讲,恒有陈论,其操持刚介,棱棱不苟合,尝退居山阿几十年,欲以自老而不悔。弘治初,修《宪庙实录》,诏特起之,先生黽勉供事,于是非褒贬深为有裨。会拜南京国子祭酒,既至,夙夜殚心,询弊举宜,大要以明彝伦、正风俗、成人才为己任。虽士心信服,声教丕振,其心缺然,若犹有愧于古之所以教者,而去志恒存。……呜呼!以先生之学识、气节,其处进退间必有道在,岂音之愚之所能测哉?独如先生者世不易得,乃不得尽展其蕴于事功,而独发其志于文辞,良可慨矣!……弘治辛亥夏六月既望,南京太常寺少卿友人陈音序。

陈音,明福建莆田人,字师召,号愧斋。天顺八年(1464)谢铎同榜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选南京太常寺少卿。刘吉嫌其迂腐,十年不得调。弘治五年,吉罢,始进本寺卿。通经术,从学者颇多,称愧斋先生。从这篇序言可以看出,此序作于弘治四年(1491),谢铎因“子殇、身病,遽恳疏力请以归”,而陈音时任太常寺少卿之职,他所看到的谢铎诗文时间下限为弘治四年(1491)。

2.《桃溪净稿》

《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五十一》:“谢铎《桃溪净稿》八十四卷。”《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七五《集部·别集类存目》:“《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谢铎撰。铎有《赤城论谏录》,已著录。是集凡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盖李东阳因其旧本再取而芟之,故以《桃溪净稿》为名。然瑕瑜参半,犹不能悉为刊除也。”

《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有明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其中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台州知府顾璘《桃溪净稿序》曰:

或问谢文肃公之文,璘曰:是醇气之积也。夫文章盛衰,关诸气运,而发乎其人;非运弗聚,非人弗行,岂小物也哉!……如丘文庄公、程篁墩公、吴文定公、李文正公及谢文肃公,与今存者不述,皆馆阁之望,儒林之宗也。……璘执此仰叹有年矣,比来守台州,文肃之孙必阼见其遗文若干卷,盖文正所选定者。……呜呼!公居朝汲汲于为忠,而常恐愧乎其禄;居家汲汲于为义,而常恐愧乎其生。是以方进而辄退,既老而益勤。

今临海博物馆有一清代抄本残卷,其最后附了一篇罗侨《桃溪净稿后序》:

予读谢文肃公之诗与文,皆极性情、该物理、关涉世教,非寻常拈弄笔墨、嘲吟风月,缀纤巧艳丽以为技,务聱牙崛硬以为奇,而其风韵神采自在,非众人之所能及。公盖一代人物也,而岂台郡之所能独当哉。侨每于诗文中窃见公于西涯李公极加推逊,而西涯于公亦甚敬服。盖二公可谓知己。而其文章德业、出处进退之际,必有能论之者,予并及之。作桃溪净稿后序。时嘉靖二年癸未二月己亥。知台州府后学吉水罗侨谨序。

可知《桃溪净稿》在嘉靖二年(1523)台州知府罗侨在任时曾翻印过。

在整理谢铎诗文时,笔者注意到了收在《桃溪净稿·文集》卷三十二的《桃

溪杂稿编年谱小引》曰：

《编年谱》，谱吾杂稿之所存者，以见岁月之先后。岁月有先后则世故有变更，世故有变更，则心之所感者不能以不异，感于心而发于言，则凡天下之忧乐，一身之休戚，皆于是乎见焉。故上自天道，下至人事，而皆以吾稿之目录系之。……弘治八年乙卯春三月二十六日，缙山病叟自志于贞则堂之少歇处。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桃溪杂稿》是按照诗文创作的先后来编排，那么，《桃溪净稿》是否亦与《桃溪杂稿》一样，按诗文创作的年月先后编排呢？据笔者考察，其结论是肯定的，即《净稿》诗文按创作时序编排。诗文从天顺八年（1464）三十岁中进士至弘治十八年（1505）谢铎回乡养病时为止。

按，《桃溪净稿·诗集》共四十五卷：卷一至卷十三、卷十五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四、卷三十至卷三十七、卷四十一至四十二、卷四十四为古诗、律诗、绝句；卷十四、卷十九、卷二十一、卷二十三、卷三十八至四十、卷四十三、卷四十五为律诗、绝句；卷二十二为律诗，卷二十五至二十九为古诗。

《桃溪净稿·文集》共三十九卷：卷一至卷七为序，卷八为碑记，卷九至卷十为记，卷十一至卷十六为墓铭，卷十七为墓表，卷十八为传，卷十九为祭文，卷二十为祭文、谥议、策问，卷二十一至二十二为史论，卷二十三为讲章，卷二十四至二十七为奏议，卷二十八、卷三十三为杂著，卷二十九至三十二为题跋，卷三十四至三十九为书。

3.《桃溪类稿》

《桃溪类稿》六十卷，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本。今存五十一卷（一，七至十，十五至六十），佚九卷（二至六，十一至十四）。今存国家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前有序言四篇：一黄绾序，二陈音序，三李东阳序，四顾璘序，后有附录一卷。陈、李、顾三序已见前叙。黄绾序曰：

绾读吾师方石先生之文、之诗，慨然而叹曰：嗟乎，先生不可作矣。吾于是文、是诗也，可以观世变矣。……弘治季年，绾省先君于选部，见先生于国子，先生则语绾曰：“子来，吾以斯文托子矣。吾之所著，初录之曰《杂稿》，再录之曰《净稿》，三录之曰《类稿》，皆西涯李公所点窜也，今以《类稿》为定本。吾身后可以《类稿》刻之，后有《续稿》，但可择一二以附之。”其言在耳也。正德庚午，先生卒，绾时官后军，及归，先生之墓宿草矣。后数年，东桥顾公守台，欲刻先生遗集，求于其家，向所谓《类稿》者皆不存。先生之孙必阼以《净稿》应之，遂刻郡斋。绾恒以为憾。今因山居之暇，始检《类稿》，又择《续稿》之一二附之，庶几以毕先生之志云。嘉靖二十有五年冬十一月丙子，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兼侍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岩黄绾百拜书。

按，《桃溪类稿》共六十卷。卷一为乐府，卷二为古诗，卷三至卷四为歌行，卷五至卷六为五言古诗，卷七至卷十六为七言律诗，卷十七为五七言长律，卷

十八为五言绝句,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七言绝句,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为序,卷二十九为碑,卷三十至卷三十一为记,卷三十二为传,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八为墓志铭,卷三十九为墓表,卷四十为史论,卷四十一为讲章,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五为奏疏,卷四十六为谥议,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二为书,卷五十三至卷五十九为杂著,卷六十为祭文。附录收:《方石先生行状》,《明故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方石先生墓志铭》、《跋方石先生墓志卷后》、《题方石先生改葬墓志后》。

按,《桃溪类稿》所收诗文数量超过《桃溪净稿》,多出部分大多为谢铎七十一岁至七十六岁去世之前的作品。

三、《桃溪集》的文献价值

综观《桃溪净稿》和《桃溪类稿》的成书过程,我们可以认定它们是《桃溪集》编纂过程中的二次结晶。《桃溪集》中的谢铎诗文,成为研究谢铎及明代文学思潮、明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桃溪集》所收文章各体皆备。“序”中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堂诗序》。重庆堂,“礼部侍郎余姚王公德辉奉其母太宜人岑氏之堂也”。王德辉是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之父,谢铎与之有交往。此文是研究王阳明家世的重要文献。王德辉乃是状元出身,因逢其母寿,当时公卿大夫“因匾其所居曰重庆堂,皆为诗以咏叹之”。后辑为集,谢铎为之序。《太子太保李公奉使阙里赠行诗序》记李东阳阙里之行,亦可注意。其余作品此处不赘。

“碑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永嘉文信公新祠碑》,文天祥是宋末名臣,为元兵所俘后,宁死不屈,精神流传千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一直感动着谢铎。温州江心屿新建文天祥祠,谢铎作碑文,碑文中写到:“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之孤屿,盖宋德祐中公避难兴复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与其时,尚想见其风声义概,历历如前日事,虽小夫妇女,皆知公之为烈也。”《诚意伯刘公新庙碑记》也有参考意义。诚意伯,明初功臣刘基封号。基,字伯温,青田人,《明史》有传。谢铎对刘基评价甚高。

“墓志铭”中最有价值的是《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公迁葬墓志铭》,此文是谢铎为李东阳迁其父李淳之墓所作,时间在弘治十六年(1503)。这篇文章是研究李东阳以及茶陵李氏的重要文献,其叙李氏源流曰:“世为湖广茶陵人,裔出西平之后,国初以戎籍隶京师,至公盖三世矣。”又知淳元配刘氏乃“东安望族,生有淑德”,刘氏“男三,长即太保公名东阳,宾之字也,文学行业名重一世”。

“传”中写得最感人的是《严贞姆传》,严贞姆,名闰,是谢铎祖母太安人赵氏之媵,年十一从铎之祖母来到谢家。严贞姆十九岁时铎之祖母薨居,“豪黠有弱孤欺寡者,屡撼夺其志,太安人度不可免,乃破产泣呼众媵,谢遣之曰:‘凡

是皆彼之利,非有利吾孤也。吾母子更相为命,不可舍尔。其各图所宜归,吾之祸其将有息乎?’媵某某皆如所遣,独姆不肯”。

“史论文”中谢铎对历史上著名人物如萧何、曹参、汉文帝、贡禹、杜钦、王凤、昭烈、曹操、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后等人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论,反映了他的史学观。

讲章是为学习科举文或经筵进讲而编写的五经四书讲义。谢铎有讲章五篇,作于祭酒任上,其中有《诚者天之道也》章、《故君子尊德性》章、《帝曰皋陶》章、《圣有谟训》章、《先进于礼乐》章。谢铎是浙东理学的传人,他推崇方孝孺,与黄孔昭一起编《逊志斋集》,他的学生黄绾也是著名的理学家。这五篇讲章集中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

“奏议”中最重要的是《论西北备边事宜状》和《癸巳封事》。明代中叶,朝廷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西北边境少数民族政权扰边不断,二是朝廷当中奸臣和宦官干政。《论西北备边事宜状》是谢铎与其他大臣一起提出的西北备边策略。“封事”是密封的奏章,古代臣相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缄,故称。谢铎《癸巳封事》是成化十八年(1482)十二月所上,指出皇帝要远“小人”,要像汉昭帝信任霍光而废上官桀、汉文帝从申屠嘉割邓通之爱那样才可。此二道奏疏反映了谢铎直言敢疏的特点。另外,谢铎关于教育方面的几篇奏疏值得注意,《论教化六事疏》是他在弘治三年(1490)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提出的六条改革措施:“一曰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二曰慎科贡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广载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复会饌以严教化之地,六曰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维持风教疏》是谢铎弘治十二年(1499)任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时再次提出的四条改革措施:“一曰正祀典以究明伦之实”,“二曰重科贡以清入仕之途”,“三曰革冗员以从京府之制”,“四曰塞捷径以澄国学之源”。

谢铎一生写作了大量题跋,这些题跋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书逊志先生文集后》是谢铎为方孝孺文集所写的跋。方孝孺之死,感天动地,谢铎与黄孔昭作为方孝孺的同乡后学,合力收集其文章刊刻。《题逸老堂诗卷后》是为谢省诗集所作,谢省,景泰五年(1454)进士,谢铎族叔,曾任保庆知府,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收其入乙集,其诗十九卷,今国家图书馆存十卷,属海内孤本。

“记”中《朱子衍祠记》记朱熹在台州事迹,《重修黄岩县学记》反映了谢铎重视教育的思想:“天下之治,必本于人材;人材之兴,必本于学校。学校实教化所自出,而有志治道者,诚不可不以之为急务也。”

“书”即书信,共计八十六封,其中与李东阳书信十二封,另有与谢省、陆铨、罗璟、黄孔昭、林克贤、戴豪、倪岳、高懋等书信若干,可供我们研究之用。

四、《桃溪净稿》与《桃溪类稿》的版本

一.《桃溪净稿》刻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按照黄绾《桃溪类稿序》的说法,顾璘出任台州知府期间,欲印谢铎诗文集,因没有找到《桃溪类稿》只好取《桃溪净稿》刊刻付印,则此书为顾璘所主持刻印。根据著录,谢铎的《桃溪净稿》尚有以下几种本子留存:

(一)《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正德十六年顾璘刻本,国家图书馆藏。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诗集前有李东阳序,序后有方石先生小像,并有“自赞”一首:“误有壮心,嫁以虚誉。尔位之浮,尔德之愧。丹青者谁?貌以为戏。盍返尔初,以究厥志。”文集前有顾璘序。

(二)《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正德十六年顾璘刻本,藏在台湾。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该书原存北平图书馆,抗战时随一批文物、图书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五十年代,原书归还台北“中央图书馆”。

按,此书已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此书原缺文集卷三七第十页两面。

(三)《桃溪净稿》嘉业堂藏本。《嘉业堂藏书志》著录有《桃溪净稿》四十五卷和《桃溪净稿》三十九卷二条。四十五卷实际上是诗集,三十九卷实际上是文集。《桃溪净稿》四十五卷录李东阳序,后有董康按语。董康曰:“弘治间刻本。前有目录。每卷仅二三十首,盖仍其原第。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收之,卷帙同。诗音节沈著,颇似杜陵咏史乐府,论断精允,足以颉颃铁崖。竹垞《明诗综》止录一首,《静志居诗话》并缺其人,传本之希可知矣。”《桃溪净稿》三十九卷本录顾璘序,后亦有董康按语。董康曰:“行款与前书同,时付梓俱名《净稿》,前为诗,此为文也。按《千顷堂书目》于公撰述,有诗无文,《明史·艺文志》作《奏议》四卷,《文稿》四十五卷,《诗》三十六卷。《文稿》卷帙反与刻本事迹相同,实为错误。文肃为台阁儒臣,而《四库》遗之,则是本亦孤本也。”

(四)《桃溪净稿》八十四卷,天津图书馆藏。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本书大部分文字同正德十六年刻本,然而部分页码的文字线条、刀法与正德十六年刻本有细微差别;卷首图像也不同,有明显的仿刻痕迹。内中有错页,如《诗集》卷三十六缺第七页;《文集》卷二十七第二页后装订的有一页是《诗集》卷二十七的内容。后有一跋,未署名,跋文叙谢铎生平。当属于明正德十六年刻本的递修本。

(五)《桃溪净稿·文集》三十九卷,正德十六年刻本,宁波天一阁藏。前顾璘序已残。内中字迹模糊不清之处较多。

(六)《桃溪净稿·文集》明嘉靖二年翻刻本的清抄本残卷,临海博物馆藏。存卷十八至卷三十九,三本装。文字顺序与内容同正德十六年刻本,每卷首页题下有“方石谢铎著”字样。每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字迹清秀娟丽清楚。后有嘉靖二年癸未二月己亥台州知府吉水罗侨序。

(七)《桃溪文集》清抄本残卷,浙江图书馆藏。收谢铎所作之文,分四卷。卷一收文四十七篇,卷二收文三十七篇,卷三收文四十二篇,卷四收文三十八篇,四卷共收文一百六十四篇。文章排列之顺序不同于《桃溪净稿·文集》。每卷首页题下有“太平谢铎鸣治”字样。红格,每页八行,行二十字。

二.《桃溪类稿》六十卷,明嘉靖二十五年由谢铎曾孙谢适然刊刻。今存五十一卷(一,七至十,十五至六十),佚九卷(二至六,十一至十四),后有附录一卷。目录前有谢铎小像,“自赞”一首。今存国家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前有序言四篇:一黄绂序,二陈音序,三李东阳序,四顾璘序。附录收:《方石先生行状》,《明故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方石先生墓志铭》、《跋方石先生墓志卷后》、《题方石先生改葬墓志后》。此书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但偶有非二十字者,页码卷数亦偶有错乱。

将《桃溪净稿》(正德十六年顾璘刻本)与《桃溪类稿》(谢适然刻本)进行对照,我们可以看出:

1. 就所收诗文数量言,根据初步统计,《净稿》收诗 1006 题共 1553 篇,《类稿》收诗 1333 题共 1936 篇;《净稿》收文 347 篇,《类稿》收文 447 篇。两相对照,就诗而言,《净稿》中有 17 首诗未被《类稿》收录,而《类稿》中比《净稿》多收 344 题共 366 首诗(按目录计);就文而言,《净稿》中有 8 篇未被《类稿》收录,而《类稿》则比《净稿》多收 108 篇。

2. 就诗文编辑的体例言,《净稿》按文体按年月之顺序排列,而《类稿》则按比较正统的别集体例加以编纂。

3. 今《类稿》目录全存,其中已残缺的九卷诗,按目录大部分可从《净稿》中补出,然仍有 138 首诗不可补得(卷三 8 首、卷五 20 首、卷六 57 首、卷十一 11 首、卷十二 12 首、卷十三 13 首、卷十四 17 首),深为遗憾。

4. 《类稿》附录卷一《方石先生行状》与《明文海》中黄绂《谢文肃公行状》异名而同篇。但是《方石先生行状》在“巧跻捷攫扬扬”后至“所著有《桃溪集》……《缙山集》”之间缺文 396 字,而其处蹿入《史论·武后》及《苏味道》中的文字,《武后》篇“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句至卒篇,又至《苏味道》篇“而不知涓州之祸亦模棱之误也,於乎使小人”止,共 381 字。《类稿》中《方石先生行状》在蹿入文字之后,即“百余卷,先生裔出晋康乐公”至卒篇,系手抄。

对照以上两种版本,《类稿》所收诗文数量超过《净稿》,其优势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净稿》有便于编年的特点,且也有《类稿》未收的诗文,故两种版本不可偏废,都有使用的价值。

综上所述,谢铎作为改变一代文风的“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他的诗文集《桃溪集》亦即《桃溪类稿》还有《桃溪净稿》,都应当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和注意。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